

朱子語類

卒之七

綱領 易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五

易一

綱領上之上

陰陽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

箇陰生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

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文蔚

陰陽各有清濁偏正間

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事皆如此今浙中學者只說合

處混一處都不理會去偽

天地間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淵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魂魄以二氣言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為魂屈為魄義剛○方子錄云陰陽待底則是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是兩箇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錯綜而言者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是也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底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底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對待底是天地後用起天地先體靜而用動○端蒙○又一條云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轉去是也李通云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子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地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此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嚙吸嚙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淵同○

徐元震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

否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着着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着地在此不必論因舉康節漁樵問對之說甚好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湏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有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夫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道夫陰陽不可分先後說只要人去其中自主靜陰為主陽為

客個

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

無一物不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有牡牝陰陽康節云坤無一故無首乾無十故無後所以坤常是得一半

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至如搖扇便屬陽住扇便屬陰莫不有陰陽之理繼之者善是陽成之者性是陰陰陽只是此陰陽但言之不同如二氣迭運此兩相為用不能相無者也至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則又自夫剛柔善惡而推之以言其德之異可繼之者善是已發之理成之者性是未發之理自其接續流行而言故謂之已發以賦受成性而

言則謂之未發及其在人則未發者固是性而其所發亦只是善凡此等處皆須各隨文義所在變通而觀之才拘泥便相梗說不行譬如觀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也

謹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着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

易字義只是陰陽

閑祖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易只是箇陰陽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爲無見如奇耦剛柔便只是陰陽做了易等而下之如醫技養生家之說皆不離陰陽二者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此自其源流

留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爲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爲二二

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義剛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為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

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底只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闕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為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之靜專動直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渾淪一箇大底物事故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物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極闊盡容得那天之氣故曰廣生熹

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

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總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嘗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

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嘗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太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亦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上

聖人爲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
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
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
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
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又曰聖
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
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
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
以乘舟此類不一賀孫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
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
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

在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
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
陰陽者蓋緣所以爲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
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
物萬化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
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
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賀孫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
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
道夫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太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後復者是本來物重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發孫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端蒙

數

石子餘問易數曰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譬如草木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底物事才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植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

是分界限處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自然如此走不得如水數六雪花便六出不是安排做底又曰古者用龜爲卜龜背上紋中間有五箇兩邊有八箇後有二十四箇亦是自然如此發孫

問理與數其本也只是一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片也六出這又不是去做將出來他是自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是這箇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未爲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

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陰後面便是六無
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遇他不住義剛云
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在裏面老陽占第一位便
便含箇九少陰占第二位便含箇八少陽占第三位便
含箇七老陰占第四位便含箇六數不過十推此一義
先儒未曾發先儒但只說得他中間進退而已淵同
某嘗問李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會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
過某以為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
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
為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
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賀孫
按後劉
亦與此意同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
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

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
大雅

數三百六十五百六十天地之正數也此不可易自餘
進退不過六故陽進不過六人之善亦只進得許多
畢竟不可
易端象

李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聲音皆出於乾坤坤
見
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
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
端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佳洪範
說到十數佳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
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

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得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遍都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義剛

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三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破之者非楊子雲是三數邵康節是四數皆不及易也楊

康節數四孔子數八料得孔子之數又大也李通曾謂略已見之方

有氣有形便有數物有衰旺推其始終便可知也有久指一樹謂邵先生先生云推未得少頃一葉墮便由此推

起蓋其旺衰已見方可推其始終推亦只是即今年月日時以起數也楊

河圖洛書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廣

河圖常數洛書變數淵

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七八九六因五得數積五奇五耦而為五十有五淵

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數不是只說得一路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過去如五奇五耦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是也淵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地十衍出這箇數不知他是如何大

槩河圖是自然底太衍是用以撰書求卦者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着五便成六七八九

五却只自對五成十淵或問河圖自五之外如何一便成六七八九十皆從五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末梢五又撞着箇五便成十高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六德明云一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四得六皆為十也觀河圖可見丙丁金辛壬癸之類皆自此推德明二始者一為陽始二為陰始二中者五六二終者九十五便是十干所始六便是十二律所生圓者星也圓者

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

以下皆啓蒙圖書

一與六共宗蓋是那二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與七同位是那二在五邊便有七底數

成數雖陽固亦本陰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問前日承教云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即除了本身一二三四便是九八七六之數今觀啟蒙陽退陰進之說似亦如此曰他進退亦是自然如此不是人去攢教他進退以十言之即如前說大故分曉若以十五言之九便對天七便對八曉得時也好則劇又問河圖此數控定了先生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債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

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變
所謂得五成六者一纔勾牽着五便是箇六下面都恁地

老陰老陽所以變者無他到極處了無去處便只得變九
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
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九

河圖洛書於八卦七章無相着不知如何楊

伏羲卦畫先天圖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此子心思智慮只
是借伏羲手畫出爾唯其出於自然故以之占筮則聖
驗否曰然自太極生兩儀只管畫去到得後來更畫不

迭正如磨麵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來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擲錢相似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
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
陰陽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即是三故乾一
或得陰即是三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面所得如何或
是陽即是三所以離三或得陰即是三所以震四陰中
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即是三所以巽五或得
陰即是三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面所得如何若得陽
即是三所以艮七再得陰即是三所以坤八看他當時
畫卦之意妙不可言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
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

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文蔚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某挑出

又說康節方圖子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以之西南便是否以至泰其間有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為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得怎生恁地巧某嘗說伏羲初只是畫出八卦見不到這裏蔡李通以為不然却說某與太史公一般某問云太史公如何說他云太史公云伏羲至淳厚畫八卦便是某這說看來也是聖人淳厚只據見定見得底畫出如伊川說若不因時則一箇聖人出來許

多事便都做了砥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皆自巳生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

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巽一陰兌二陽乾三陽

三陰離二陰坎三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得巳生之卦自夏至

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

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為左

自南而西為右為右

四象不必說陽向上更合一畫為九方成老陽到兌便推不丟了兌下一畫却是八卦不是四象淵

陰陽老少以少者為主如震是少陽却奇一耦二淵

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不交
各得本畫離坎之交是第二畫在生四象時交了老陽
過去交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第三畫少陰少陽
交便生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時他這位次相
挨旁兼山謂聖人不分別陰陽老少小史取動爻之後
卦故入別老少若如此則卦遂無動占者何所用觀變
而玩占淵

一卦又各生六十四卦則本卦為內卦所生之卦為外卦
是十二爻底卦淵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猶形體也乃形
而下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嘗曰在
入言之則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箇動靜感

應而已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看那幾箇字
便見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
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
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
自東邊來如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
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十變
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
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
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說都不曾去問他
乾坤相為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面一半是
陰中之陽方子

乾巽一邊為上震隨坤為下淵

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生四象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陰交剛陽交柔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乾兩畫邊看乾兌是老陽離震是少陰就坤兩畫邊看坤艮是老陰坎巽是少陽又各添一畫則八卦全了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之體這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了底那箇喚做體時是這易從那裏生這箇喚做用時襟著取卦便是用處

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

無極之前一段問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前後

康節云動靜之間是指冬至夏至

闕祖

安卿問先天圖說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曰圖左一邊屬陽右一邊屬陰左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右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又問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何也曰其中白處者太極也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者兩儀也十六陰十六陽者四象也八陰八陽八卦也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

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大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坤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離納壬，坎納癸，亦是此。又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庚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戊戌，亦是此。又如道家以坎離為真水火，為六卦之主，而六卦為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為震，上弦為兌，望日為乾，望後為巽，下弦為艮，晦為坤，亦不外此。又曰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己，留戊就己，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義剛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以乾坤

定上下之位，次坎離列左右之門，為正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為山，故居西北，兌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故居于東，坎為月，故居于西，震為雷，居東北，巽為風，居東南。方子

康節天地定位，否泰相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位定位，便對東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淵

康節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言人立時全見前面，全不見後面，東西只見一半，便似他這箇意思。淵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此意。

言
思相似與曆不相應李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
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
不相應他只義理排將去如復只用一陽生處此只
是用物而此也不用生底次第也不應氣候楊雄太玄
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
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思溫公集注中可
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說圖圖又云
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
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意思這箇只且恁地無大段分
曉證注未甚安
易之精微在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
卦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始邊復是

陽氣發動之初因舉康節詩冬至子之半六十四卦流
布一歲之中離坎震兌巽做得那二十四氣每卦當六
十四分乾坤不在四正此以文王八卦言也

先天圖八卦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

開祖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三
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
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方子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
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有歲亦只是這箇道理
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
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
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

則月之晦三十日也廣

先天圖與納音相應故李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復之間為晦震為初三一陽生初八日為兌月上弦十五日為乾十八日為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為艮月下弦坎離為日月故不用參同契以坎離為藥餘者以為火候此圖自陳希夷傳來如穆李想只收得未必能曉康節自思量出來故纂誌云云

○參同契亦以乾坤坎離為四正故其言曰運轂正

問先天圖卦位自乾一兌二離三右行至震四住揭起巽五作左行坎六艮七至坤八住接震四觀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是老陽接巽末姤卦便是一陰生坤是老陰接震末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盡震四離

三十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大有有一卦得夬卦卦接乾乾卦接姤自姤卦一陰生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又隔四卦得觀又隔此一卦得剝剝卦接坤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有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為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為一月又歷一卦逐一併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羸縮當然之理歟然此圖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於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為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又

言卷
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
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昨侍坐復庵聞王講書所說卦氣
之論皆世俗淺近之語初無義不可推竊意此圖春分
郊中秋分酉中字或恐後人誤隨世俗卦氣之論遂差
其次却與文王卦位相合矣不然則離兌之間所以爲
春坎艮之間所以爲秋者必當別有其說曰伏羲易自
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以交互求
合所看先天卦氣羸縮極仔細其亦嘗如此理會來尚
未得其說陰陽初生其氣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疎其後
又却如此之密太抵此圖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無說
當更共思之謨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

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
羲已有彷彿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
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
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
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
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
有此也 錄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
人卜筮畫作甚

語類卷六十五卷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六十六

易二

綱領上之下

卜筮

易本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
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而作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
道如斯而已此易之大意如此謨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所適
從故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斷疑所謂
開物成務者也人傑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曉崎嶇然而已事事都
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天

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後來理
義明有事則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
其必依龜筮必協從已自吉了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
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澗水東瀍水西只是對洛而
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
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審
之淳

且如易之作本只是為卜筮如極數知來之謂占莫大乎
蓍龜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等語
皆見得是占筮之意蓋古人淳質不似後世人心機巧
事事理會得古人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占得乾
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於正古人便守此占

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只此便是開物成務若不
如此何緣見得開物成務底道理即此是易之用人人
皆決於此便是聖人家至戶到以教之也若似後人事
事理會得亦不待占蓋元亨是示其所以為卦之意利
貞便因以為戒耳又曰聖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看
便以義理說出來元亨利貞在文王之辭只作二事正
是大亨以正至孔子方分作四件然若是坤元亨利牝
馬之貞不成把利字絕句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絕句至
於他卦却只作大亨以正後人須要把乾坤說大於他
卦畢竟在占法却只是大亨以正而已
問易以卜筮設教卜筮非日用如何設教曰古人未知此
理時事事皆卜筮故可以設教後來知此者衆必大事

方卜可李

魏丙材仲問元亨利貞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蓋
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
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
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又也難理會
故文王從而為之辭於其間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
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於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
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章
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資益於人方吉九言
吉則不如是便否箇箇在那裏九言不好則莫如是然
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
只是事務冒只是冒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

也是如何出得他箇道夫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爲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
人便只以爲理而不以爲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
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無文字其不敢說竊意如此
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
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
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
統而有制統之序而也安能曉今人須以下筮之畫看之方得不
然不可看易嘗見艾軒與南軒爭而南軒不然其說南
軒亦不曉節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否奇偶之畫何嘗
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

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
亨利貞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
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
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
川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為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
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
義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
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
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
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
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太卜掌
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

只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為教也廣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曰如易其便說道聖人只
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
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其辯其煞費氣力與他分
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
無許多氣力分疎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
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
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
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太
象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各文言與係辭中數段
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
曾說而今人只是眼孔小見他說得恁地便道齊那至

言類
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個去教人如周公做一騶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之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樣恁地重祿這只是理會卜筮太緊只是說箇陰陽因陰陽之消長却有此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便是陽二便是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他別開這一機然才有个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他也自過他不住然

當初也只是理會罔罟等事也不曾有許多噉嚼如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所不曉伏羲也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他當時別開這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事來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列裔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存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心因存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廢若存人來與其辯其只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某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曰卜筮之書

如火珠林之類淳錄云公謂下筌之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下筌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當初做時却只是為下筌畫在那裏不是曉畫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得便只似靈樁課模樣各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長又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安卿問先天圖奇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是各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淳錄云較自然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淳錄云圓圖作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便各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

極下面有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淳錄云不齊成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太故地喜歡自前不曾見箇物事恁地齊整因言夜來各一說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而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之言繫辭皆是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的定把卦又來作理看恐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邊云

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者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淳錄作求占得此爻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君德也者亦是說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用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而今人便說道鮮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

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因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凶吉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你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淳錄云彼九二六四無亦只是在此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人用得也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了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象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象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叔器問吉凶是耶定於揲筮否

曰是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
大事也不敢不筮地兢謹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筮
地若是其他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已然而聖人見
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筮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
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求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
水東亦惟洛食瀍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
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瀍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
卜所以皆言惟洛食以此見得也是今謀先定後方以
卜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來龜又較靈
曰揲者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曰

成文却就這上面推測卦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
所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問人各五兆卦將五
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為木橫底為土向下底
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便如文帝兆得木
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為天王夏啓以光蓋是得土之象
義刪

淳錄略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中推
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賀孫

易乃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
各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系象之
類乃說出道理來李復

易只是个卜筮之書孔子却就這上依傍說些道理教人

雖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開
易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
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九例而已
易本為卜筮作古人質朴作事孔子恐義理一向沒卜筮
中故明其義至如曰義无咎也義弗乖也只是一个小義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古聖人不是著此垂教只是
見得天地陰陽變化之理畫而為卦使因卜筮而知所
脩為避忌至周公孔子一人又說多了一人某不敢教
人看易為這物濶大且不切已兼其間用字與今人皆
不同如說田獵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夫卜
筮故又中出此今無此事了都曉不得礪

有繫辭源先看易自太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更
說卜筮却是說一無底物今人誠不知易可學云今人
只見說易為卜筮作便群起而爭之不知聖人乃是因
此立教曰聖人丁寧曲折極備因筆大畜卦讀易當如
筮相似上達鬼神下達人道所謂冒天下之道只如此
說出模樣不及作為而天下之道不能出其間可學云
今人皆執畫前易皆一向亂說曰畫前易亦分明居則
玩其占占者不待占而占自顯者可齊
易書本原於卜筮又說邵子之學只把不會運世四字貫
盡天地萬物仁友
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一爻便要入玩此一爻之義
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實說道

言
利不負者入若能見得道理已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如舜之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是命予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其道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言重也這入道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時本

劉用之問坤卦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意之則有二者之德而不習無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字分曉方始橫三豎四說

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橫三豎四說都無歸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為占筮曰便是如此易當來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二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

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非是驗這兩端消息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箇箇莊子云易道陰陽他亦自看得間錄言

用之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學須用習然後至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文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存此象入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須習至于不習在學者之事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存此意任用之曰然不習無不利此成德之事也曰亦非也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文中有此象而已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其之說易所以與先儒儒之說同正在于此學者須曉其之正意然後方可

說其他道理某之意思極直只是一條路徑去若才惹著今人便說差錯了便非易之本意矣池錄云如過直損過脫得初明了一却以之推說易之道理橫說豎說都不妨若然挨近而過觸動邪便便是損不損便非易之本意才卿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曰然據其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籠不得如某之說雖籠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說得好是無情理只是與易之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顯可見易只是說卜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

無他說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人占得此卦者則有此用以斷吉凶那裏說許多道理今人讀易當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之易如未嘗許多象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說八卦卦象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不出于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說亦嘗說破只是使人知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今人未曾明得乾坤之象便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

則大亨而利子正耳及孔子繫易作象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欲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若卦爻太好而已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已德不足以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雖凶而已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反覆都就占筮上發明誨人底道理如云需于泥致寇至此卦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致寇致寇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慎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者有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慮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又曰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寬濶急要說出來孔子之心

不如文王之心寬大又急要說出道理來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卦之意只認各人自說一副當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說他一樣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說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其所以不敢從而原易之所以作而為之說為此也用之云聖人作易只是明箇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而已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畫八卦如此也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則具此道理想得箇古人教人也不甚說只是說箇方法如此使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此則善如此則惡未有許多言語又如舜命夔教胥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

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又曰某此說據其所見且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爲如何因笑曰東坡注易畢謂人曰自有易以來未有此書也

間○蜀錄三折爲三池錄文差畧

易申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說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無不利占者無此德即雖習而不習也如奢侈之人而得其儉則吉之占明不其儉者是占爲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自然意思活錄

論易云其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湯伊

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說到這裏若無這事亦不說到此若易只則是箇空底物事未齊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他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言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人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這道理否坤之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自無不利凡皆類此又云所謂太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太緊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

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胸中寫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昏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時筆

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于其上

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
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歎自下而剥之則是自剥其廬耳
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
小人欲剥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
剥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
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
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
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
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也時
宰。植錄云易只是說象初未各後一人所說許多道理
堆垛在上一面蓋聖人作易本為卜筮設上自王公而下
達於庶人故曰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下之疑但聖人說象則理在其中矣因牽剥之上九碩

果不食五陽在下來剥一陽一陽尚存如碩大之果不
食君子得輿是君子在上為小人之所載乃下五陰載上
一陽之象小人剥廬者言小人既剥君子其廬亦將自
剥看古今小人既剥君子而小人亦死亡滅族豈有存
者聖人之象只如是后一人說易只愛將道理堆垛在上一面
聖人本意不難如此

先之問易曰坤卦大抵減乾之半據其看來易本是箇卜
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如卜得乾卦
云元亨利貞本意只說大亨利於正若不正便會凶如
卜得爻辭如潛龍勿用便教人莫出做事如卜得見龍
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如說利見大人一箇是五在
上之人一箇是一在下之人看是甚麼人卜得天子自
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群臣
自各群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有士庶人利見大人

不若且從大學做工夫然後循次讀論孟中庸庶幾切
 已有益也義剛
 易文只似而今發課底卦影相似如云初九潛龍勿用這
 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這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
 潛龍勿用九二當利見太人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潛
 如何會勿用試討這箇人來看九二又又是甚麼人他
 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太人嘗見林艾軒云世之發
 六五課者以丙配壬則吉蓋火合水也如卦影云朱鳥
 翔歸於海之湄吉這箇只是說水火合則吉爾若使
 此語出自聖人之口則解者必去上面說道理以為朱
 鳥如何海湄如何矣個
 問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兩件實事言者如亨於岐山利

用征伐利遷國之類是也曰是如此亦有兼譬喻言者
 利涉大川則行船之吉占而濟大難大事亦如之學復
 古人凡事必占如田獲三禽則田獵之事亦占也個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理會
 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
 得他那箇活法却須更看高妙在古人必自有活法
 且如筮得之卦又却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他到
 這裏又須別有箇活底例子括將去不只恁死殺着或
 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是因他物象揲筮雖是占筮只
 是後人巧去裏面見箇小小底道理旁門曲逆正理不
 只如此淵
 今之說易者先搭繫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其

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像古人如此若更曉得須臾各與義可推或曰布書求卦即其法也曰卦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曰以支子推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密是易之括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為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失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却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道夫

易以下筮用道理便在裏面但只未說到這處如楚辭以神為君祀之者為臣以見其敬奉不可忘之義固是說君臣但假託事神而說今也須與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之意今解直去解作事君也未為不是但須先為他結了事神一重方及那處場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理來滾說了李復大凡人不曾着實理會則說道理皆是懸空如讀易不曾理會揲法則說易亦是懸空如周禮所載龜由事云如其陣之法便是古人自識了陣法所以更不載今人不曾理會陣法則談兵亦皆是脫空道夫問今之揲蓍但見周公作爻辭以後之揲法不知當初只齊文王承辭又如何揲曰他又須別有法只是今不可

敦耳且如周礼所載則當時然有文字如今所見占法亦只是大槩如此其間亦有無所據底只是約度如此大抵古人法度今皆無復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尚胡亂說得去嘗愛陸機文賦有曰意翻空而易奇文質實而難工道理人却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九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不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說不去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資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抵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他亦是一家說

以四約之者揲之以四之義也

以下啓蒙占門○淵

五四為奇各是一箇四也九八為耦各是兩箇四也淵
老陰老陽為乾坤然而皆變必陰少陽亦為乾坤然而皆不變淵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各少陰少陽如乾坤六爻皆動底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六卦上亦有老陰老陽淵

所以到那二畫變底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象爻之辭者無他到這裏時離他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則更淵

問卜卦二爻變則以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曰九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為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

後所以以下爻為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處少者便只是初賀孫曰。孝履錄云。變者下至上而止。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為主。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因說生物只有初時好凡物皆然康節愛說。備。

貞悔即占用二之謂貞是在裏面做主宰底悔是做出

末後開闢底貞是頭邊

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悔如何曰此出於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甚主客問而爻變則以兩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何也曰卦是從下生占事都看一箇先後首尾

賀孫

陳曰善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是何義曰貞訓正事

如此悔是事已如此了凡悔者皆是事過後方有悔客內卦之占是事方如此外卦占是事之已然者如此二字又有始終之意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入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二卦象辭占而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六爻俱不變則占本卦象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後十卦為悔後十卦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啓蒙

蒙

卦罷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曰貞悔出決範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夫太

有大壯小畜需太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
八悔餘倣此義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

畫為悔如揲著成卦則正卦為貞之卦為悔如入卦之
變則純卦一為貞變卦七為悔曰是如此過

問卦爻凡初者多吉上者多凶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內
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是貞正底意悔是事過有追不及
底意礪

占法陽主貴陰主富淵

悔陽而吝陰方子

巽離乾之所索乎坤者震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本義
揲著之說恐不須恁地方子

凡爻中言者必是其人嘗占得此卦如太橫庚庚必啟
未歸時曾占得淵

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疑皆當時
帝之高宗箕子曾占得此文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
以入爻也如漢書太橫庚庚余為天主夏啟以光亦是
啟曾占得此文也火珠林亦如此個

今人以三錢當揲著不能極其變此只是以納甲附爻
納甲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可幸

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方子

問筮短龜長如何曰筮已費手可學

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纔一畫定便只有三十
二卦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又二畫便只存十六卦又

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了不似龜絕鑽折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賀孫

因言筮卦曰卦雖出於自然然一爻成則止有六十二卦二爻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爻成則止有四卦五爻成則止有二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則吉凶便見更無移改所以古人言筮短龜長廣因言漸人多尚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無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貞吉不言不貞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廣

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筮即著也筮短龜

長不知從長者謂龜有鑽灼之易而筮有劫掠之煩龜之卦一灼便成亦存自然之意洪範所謂卜五占用二者卜五即龜用三即著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即是五行兩即水霽即火蒙即土驛即木克是金曰貞曰悔即是內外卦也謨

占龜土兆太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金兆從右邪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直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太橫吉太橫

康庚庚是豹起焦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賀孫程沙隨說太橫庚庚為金兆取庚辛之義他都無所據只云得之卜者不知太橫只是土兆蓋橫是土言文帝將自諸侯而得天下有太土之象也庚庚乃是龜文爆出

也橫者為土。○ 燾

漢卿說鑽龜法云先定四嚮欲求甚紋兆順則為吉逆則為凶正淳云先灼火然後觀火之紋而定其吉凶曰要須先定其四向而後求其合從逆則凶如亦惟洛食乃先以墨畫定看食墨如何筮短龜長古人固重此洪範謂龜從筮逆若龜筮共違于人則用靜吉用你凶漢卿云今為賊者多卜龜以三龜連卜皆順則往賀孫云若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奇知此却是無知也曰所以古人以易而捨龜往往以其難信易則有貞吉無不貞吉利禦寇不利為寇賀孫

卜必先以墨畫龜看是上何事要得何兆都有要拆鑽處定例或火或土便是墨畫之要拆痕依此墨然後灼之以火鑽鑽略過火求其兆折順食此墨畫之

處謂之食振

南軒家有真著云破宿州時得之又曰上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始於京房

象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為震震動也在上為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廣

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說看得來須看入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淵

某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

前章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此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則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大衍之數是說著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外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象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

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實取諸物之象決不可易若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曰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如此而今且只得因象看義若恁地說則成穿鑿了

他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他那象上推求道理不可為求象不得便喚做无如潛龍便須有那潛龍之象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有自己當不得這卦象却就那人身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

易之象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卦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格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者履易畢竟是有象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本濟却在九四損十朋之龜在六五益却在六二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皆有跛能履皆是艮體此可見問諸家易除易傳外誰為最近曰難得其間有一節合者却多如渙其群伊川解却成渙而群却是東坡說得好群謂小隊渙去小隊使食於大隊問孔子專以義理說易如何曰自上古傳流至此象數已分明

須更說故孔子只於義理上說伊川亦從孔子今人既不知象數但依孔子說只是說得半截不見上面來歷大抵去古既遠書多散失今且以占辭論之如人占婚姻却占得一病辭如何用似此處聖人必有書以教之如周禮中所載今皆亡矣問左氏傳易與今異曰亦須有所傳向見魏公在揆路敬夫以易卜得睽卦李壽翁為占曰睽為弋兵允為說用兵者不成講和者亦不成其後魏公罷相湯思退亦以和反致虜寇而罷問康節於易如何曰他又是一等說話問渠之學如何曰專在數上却窺見理曰可用否曰未知其可用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曰今世學者言易多要入玄妙却是遺書中有數處如不只是一部易書之類今人認此意不着

言
故多錯了曰然學可

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說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
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曰說得好學家

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下一畫閉合

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淵

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易象如此
者甚多備

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
我朵頤是也兌為羊太壯卦無兌恐便是三四五爻有
箇兌象這說取象底是不可曉處也多如乾之六爻象
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為龍龍却是變化不測底物須
着龍當之如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為太

腹之象本卦雖無離卦却是伏得這卦淵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振

民育德則振民育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此說

得好如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次

弟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

輕如己之有善以為不足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

非有勇決不能貴乎用力也人傑

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不傳鄭東卿易專

取象如以鼎為鼎革為爐小過為飛鳥亦有義理其他

更有好處亦有杜撰處確

鄭東卿必梅說易象亦有昇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他

說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上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口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廣

鄭東卿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形革象風爐亦是此義此等處說得有些意思但易一書盡欲如此牽合附會少間便疎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為無補若未得正路脉先去理會這樣處便疎略偶○文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下句鮒蝦蟆也遂說井有蝦

蟆之象木上有水井三三云上前兩足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某嘗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為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廣

語類六十六卷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六十七

易三

綱領下

上古之易方是利_レ用_レ厚生_レ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闕祖○道夫錄云利貞貞吉文王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永辭文言皆以為四德其嘗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不甚相似矣道夫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貞

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象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齊易真箇是恁地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

孔子繫辭及程氏傳各自直說卦文王重下周公文辭不要相亂惑無此特處也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

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總有兩則便有四總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卦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辯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

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
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
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
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及之進退而言則
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
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
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
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
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
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
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
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

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
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眾人
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
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
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
其法若粗淺而隨入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
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
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
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
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
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朱子方始純
以理言雖未必是義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

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為君以祀之者為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托事神而說但是先且為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與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偏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滾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

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假託謂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箇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三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顯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文則自見本旨矣方子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孫賓

邵子易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謂魏伯陽參同契、魏東漢人、德明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所

口無他智中德明

康節也，則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周

康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震、巽。含良兌又說八卦：乾、

坤、坎、離、太過、順中、孚、小過。其餘反對者二十八卦，傑人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

頭，他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

是那八卦，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著那數三百

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奇

耦之數是自然底，太衍之數却是用以標簪底。康節盡

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不過如太

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標著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

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

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此條有誤可
聖人說數說得簡畧高遠疏闊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一
地一是自然底數也太衍之數是揲著底數也惟此二
者而已康節却盡歸之數竊恐聖人必不為也因言或
指一樹問康節曰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曰亦可推也
但須待其動爾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甚年生
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方推得起高錄畧

程子易傳

有人云草草看過易傳一遍後當詳讀曰不可此便是計
功謀利之心若劈頭仔細看雖未知後面九例而前看
云夫亦不落他處方
已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了

礪

伊川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
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大雅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五言無毫髮遺恨此乃
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本云不
自然閑祖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
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
有用處問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
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其於春秋
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爾道夫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看箇入路見其精密

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着不識其味都無啟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却有啟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嘗着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礪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礪工夫當易傳進着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預先說下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透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啟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着局定學者只得守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

緣會有聰明當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其惑伊川教人看易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看工夫補綴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辭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問易傳如何看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本義如何曰程易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好看又問乾絲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

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聞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啟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兩儀又為四象，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因問序所謂自本而輪自輪而支，是此意否？曰：是。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

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解易文義處，只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專言之，則道也以卜數合皆極精錄。

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書。朱震又多用伏羲卦互體說陰陽，說陽便及陰，說陰便及陽，乾可為坤，坤可為乾，太走作，近來林黃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體，一卦可變作八卦，也是好笑。據某看得來，聖人作易專為卜筮，後來儒者講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恁他卜筮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要說且可須用添一重卜筮意，自然通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

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之辭如云占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是隱藏不可用作小象文言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文皆如此推看怕自分明又不須作設戒也浩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無妄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獲不菑而畲謂不肖造其事殊非正意

易要分内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蓄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育聖人用賢人有賢

人用若一爻止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生曰伊川來之便是太深云云

淳公蒙剛云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先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則是不可確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看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初終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直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豈可確定做人說學

伊川易煞有重疊處

易傳說文義處猶有些小未盡處謹

學者須讀詩與易易尤難看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

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天地必有奇耦處如復卦先動而後順豫卦先順而後動故其承辭極嚴以此處却開過了可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向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逼拶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進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樣淡底末字如何可及當

問先儒讀書都不如先生精密如伊川解易亦甚疎曰伊川見得箇大道理却將經來合他這道理不是解易又問伊川何因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也是於濂溪

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德輔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並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元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摹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令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惺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
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

體用

體用一源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
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跡中育用天地既立此理亦
存此是顯中有微節

劉用之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克舜揖遜湯武
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孫

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為人處
寓

用龜山易參看易傳數段見其大小得失方

發州易傳聖字亦誤用王氏說聖字從王不當從王

朱子本義啟蒙

看易先看其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考如未看他易
先看其說却易看也蓋未為他說所汨故也

方牀問本義何專以下筮為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洋

解蓋古易象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
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雖卒說且須熟讀正文又當自

悟雅

其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
已說了某只就語脉中略牽過這意思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疎處甚散漫如象象蓋是汎觀天地
萬物取將來潤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
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

處是也學者須是大着心覺方看得譬如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者又自有突九龍拙者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盡極詳易說却太略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子一疏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體統光明豈不更好蓋着不得詳說故也方子淵錄云易中取象以天地生物有主有客此理如燭籠添了一條骨子便障了一疏明盡徹去了使它體統光明豈不更好蓋是着不得詳說如此看來則取象處如何拘得

啟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太衍遂將來考算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着如何也自有入見得到底孫賀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楊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下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案曰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憫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某之啟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啟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

不曾看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
故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
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下筮
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
進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
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故蒙警學篇云理定既
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
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領之因云程易中亦甚疑處
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六二爻傳云由直方而大竊意
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曰直方大是坤
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
由直方而後大耶時舉

敬之問啟蒙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
實待虛存軀應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曰聖人作易只
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麼事來接所
謂事來尚虛蓋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
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
無謂理之軀該萬事萬物又初無形迹之可見故無下
面云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軀以應無窮
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今今便是今
日之事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
無虞人必陷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理謂將即
鹿而無虞人必陷於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
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

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不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其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說其之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當人皆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無用處聖人作易蓋謂當時之民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大傳所謂通天下之志是也通是開通之意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却未嘗有一句說不善亦會吉仁義忠信之事占得其象則吉却不曾說

不仁不義不忠不信底事占得亦會吉如南蒯得黃裳之卦自以為大吉而不知黃中居下之義方始會元吉反之則凶大傳說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難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凶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楊雄太玄皆排定了第幾爻便吉第幾爻便凶然其規模甚散其辭又澁學者驟去理會他文義已自難曉又且不曾盡經歷許多事意都去揆他意不着所以孔子晚年方學易到得平常教人亦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却未曾說到易又云易之卦爻所以說盡天下之理一爻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不要拘執着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揆他底不着

所以未得他受用孫

讀易之法

易不可易讀孫

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淳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主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擇為十經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個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件事自是一件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淳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詩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其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

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爾蓋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焉以言者尚其詞如程子所以動者尚其變易以變者占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點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點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卜筮者尚其文王周公之詞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書易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爾故用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然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

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爾如利之用侵伐是事存而詞可曉者只如此卦初大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便不可曉某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然却不到差了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爾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太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廣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能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太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揆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既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詠情性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個定分這都是切實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

與春秋難看非學者所當先蓋春秋所言以為褒亦可為貶亦可易如此說亦通如彼說亦通太抵不比詩書的確難看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已見讀其他書亦然

一作平易求其義去偽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此爻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着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通融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此所謂潔淨精微

易之教也

學履

。備錄云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

是然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忽然在這至虛至

所以說潔淨精微之謂易只是人潔淨精微若似如

今人說得地拖泥帶水有甚理會處。素錄云未畫

以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只是个至虛

淨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象方說出許多

象數吉凶道理所以禮記曰潔淨精微易教也蓋易之

為書是懸空做出來底謂如書便真个有這政事謀

方做出書來詩便真个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

却都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父畫之先在

易則渾然一理在入則渾然一心既有父畫方見得這

父是如何這又是如何然而皆是就這至虛至靜中

做許多象數道理出來此其所以靈若是似而今

說得未信地拖泥帶水便都沒理會處了

易難着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

真龍若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

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享於西山此却是享字

王用享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

于天子亦是享字蓋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

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強附合終不是聖人意易

難着蓋如此賜

易最難着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

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道家

醫家并說亦有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

本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減硬要解

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

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過去添他實

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

勢不得不支離更爲一說以護客之說乎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食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礼太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貳此不是某穿鑿却有古本若是強爲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

易下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又辭如籤解節

看易且將爻辭看理會得後却看象辭若鵲突地看便

理會處又曰文王爻辭做得極精嚴孔子傳條暢要
上面一段莫便將傳拘了

易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八卦爻義最好玩味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

日統着方仔細

和靜學易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動着便都

成片不知如何只看一爻得

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深甚意思

李通云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

與象數便不能無辭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自
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潛陽爻
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商潛便是見陽便
是龍出地上便是田即厥無虞惟入于林中此爻在六
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象厥陽物損五無虞無應也
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蒙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礪

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
相連處淵

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
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
者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

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
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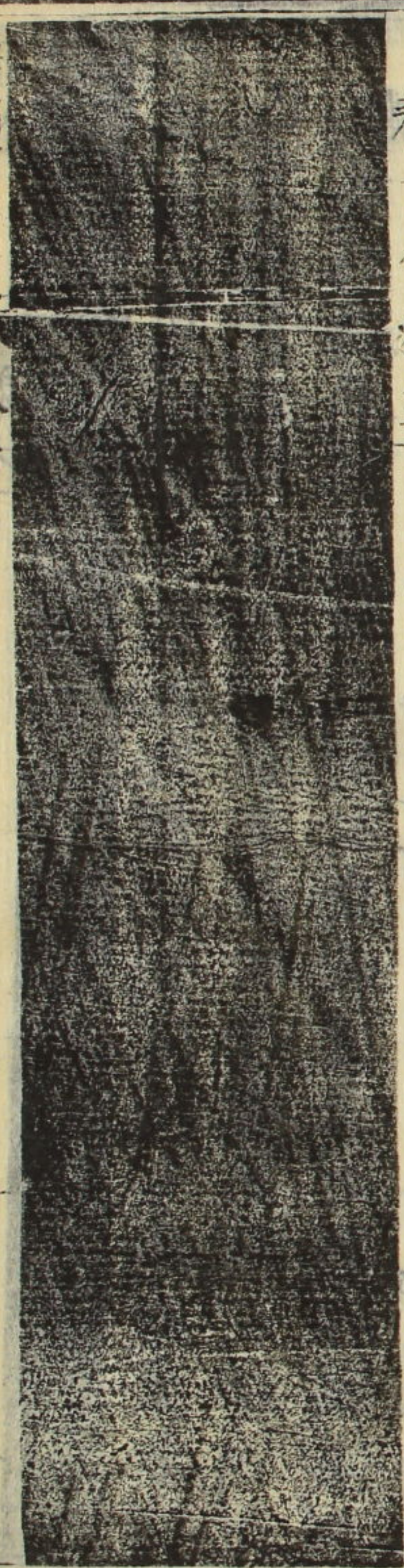
數故聖人明之以理顯

繫辭精微謂之易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種道理

不以它書便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
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象

索淨精微是不犯手又云是各自開去不相沾黏去

佐錄云是不沾
着一箇物事



問讀易若是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
已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浩茫學看易主以伊川之
說參以橫渠溫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
抄之或足以已意可以如此否曰呂伯恭教人只得看
伊川易也不得致疑其謂若如此看文字有其精神却
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說道理決不錯
只恐於文義名物也齊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如何浩
曰各看長處曰東坡解易太舛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
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浩

總論卦爻

古易十二篇人多說王弼改今本或又說費直初改只如

乾卦次序後來王弼盡改彖象各從爻下近日呂伯恭
却去後漢中尋得一處云是韓康伯改都不說王弼據
某考之其實是韓康伯初改如乾卦次序其他是王弼
改難

卦分明自將一片木畫卦於壁上所以為卦爻是兩箇交
叉是交變之義所以為爻李

問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齊六十四卦今看
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說那
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齊文字言語恐也
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得李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
改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

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又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

淵

卦體如內健外順內陰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之類

淵

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詞下如屯之初九利見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

礪

或說一是乾初畫其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乾

初畫初間只有一畫者二到三畫方成乾卦

淳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

可見

本義繫辭

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

天所覆內皆天之氣

坤便有開闔氣上來時坤便開從而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飈之蒸飯扇飈是坤風與蒸則乾之氣也

錄畧

凡易一爻皆具兩義如此吉者不如此則凶如此凶者不如此則吉如出門同人須是自出去與人同方吉若以

人從欲則凶亦有分曉說破底婦人吉夫子凶咸其腓
雖凶居吉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如需于泥致寇至更不
決吉凶夫子便象辭中說破云若敬慎則不敗也此是
一爻中具吉凶二義者如小過飛鳥以凶若占得此爻
則更無可避禍處故象曰不可如何也當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廢人得之
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
亦可用事利見太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
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
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
却恁地說淵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淵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
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六坤卦更
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淵

伊川多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
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內有章
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又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
以括囊淵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偶豈
容無也乾上九貴而無位需上九不當位乃爵位之位
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李
程先生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先生曰卦或是時爻
或是事都定不得

卦爻象初無一定之例端

卦體卦變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其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礪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顛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與季通在旅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而又這般變卦伊川破之

及到那剛來而得中却推不行大率是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看其餘多在占處用也貴變節之象這須無緊要然後尚有數處彖辭不如此看無來處解不得淵
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艮兌震巽而終坎離楊至之云上經反對九十八卦下經反對亦十八卦先生曰林黃中等上下經陰陽爻適相等某等來誠然方問近略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卦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

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為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看兩體上下為變方知其所以成之卦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示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自泰而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夫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齊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夫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為他卦耶

若論先天一卦亦無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夫後天之說最為有功錄

問乾坤大過順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而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番轉底巽震便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李蒙錄云自此八卦外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就此八卦中又只是四正卦乾坤坎離是也中孚便是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順是箇厚畫底離按三畫之卦六畫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為三十二有六十六三十二也邵子謂之暗卦小成之卦八既大成之卦

六十四卦，八八六十四也。三十二與六十四同。

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

福州韓云：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能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說卦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

淵。文蔚錄作險而能忍則為需險而不能忍則為蠱。

互體自左氏以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一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

互體這自那風於天於土上有箇艮之象來。

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問易中互體之說。共父以為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又不備。此是說互體。先生曰：今人言互體者皆以此為說。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太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申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申是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兌兌伏艮之類也。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

辭義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辭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魯可幾曰：象是總一卦之義。

曰也有別說底如乾象却是專說天類
凡象辭象辭皆押韻錄
象數義多難明

二卦有二中二陰正二陽正言乾之無中正者蓋云不得
兼言中正二五同是中如四上是陽不得為正蓋卦中
以陰居陽以陽居陰是位不當陰陽各居其位乃是正
當到那正中中正又不可曉
林安卿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
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
正是骨子好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中重於正正未必中蓋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便是中則
未有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

則雖正而不合乎中此中未有不正而正未必中也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為正却有不在且
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此乎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
責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
晏亞夫問中正二字之義曰中須以正為先凡人做事須
是剖決是非邪正却就是與正處斟酌一金中底道理
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譬如欲行賞罰須是
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權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矣
又何輕重之云乎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
凡事先理會得正方到得中若不定更理會甚中顯仁陵
寢時要發掘旁近數百家墓差御史往相度有一人說

且教得中曾文清說只是要理會箇是與不是不理會中若還不合如此雖一家不可發掘何處理會中且如今賞賜人與之百金為多五十金為少與七十金為中若不合與則一金不可與更商量甚中

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謂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

厲多是在陽爻裏說

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疏去却不成道理若

一向密去却又不是易底意思

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遲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限限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

歉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驕說出此義曰易雖說

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

仁父問時與義曰夏曰冬曰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

目酒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却有一箇落着不

爾都只恁地鵲突過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

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曰古

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

時取義只事到而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

明德

聖人說易逐卦取義如泰以三陽在內為吉至否又以在

上為吉太學是要壓他陰六三所以不能害君子亦是
被陽壓了但包羞而已包羞是做不得好事只得慚惶
更不堪對人說礪

上下經上下繫

上經猶可曉易辭下經多有不可曉難解處不知是其看
到末梢懶了解不得為復是難解礪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
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論語後十篇亦然
孟子末後却刻地好然而如那般以道蟲樣說話也不
可曉淵

論易明人事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淵

須是以身體之目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
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
所說皆是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
設如彼則如彼假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位便當
恁地應淵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其半就人事上說去連那
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
是氣象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事有箇
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義者淵
問橫渠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
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
他自反悔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

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象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象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廣

若論陰陽則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不可須要去盡那小人盡用那君子方能成治孫賀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個

論後世易象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李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方

京房說數提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人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算得靜便算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筭得否康節云也算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湏更一葉落地便就這裏筭出這樹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淵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三昏在東十八以後漸漸移來至三十晦光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是震在坤下陽臨是兌在

坤下陽泰是乾坤下陽太壯是震在乾上陽夫是兌在乾上陽乾是乾在乾上陽姤是乾在巽上陰遯是乾在艮上陰否是乾在坤上陰觀是巽在坤上陰剝是艮在坤上陰坤是坤在坤上陰

仲默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它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它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閔子明二十七象如何曰某嘗說二十七象最亂道若是閔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他做

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它明

問太玄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_子三个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變

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着

太玄紀月而不紀月子魚弦望晦朔子

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旁陰陽消長來說道理必

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泳

問太玄中首陽氣潛藏於黃宮性無不在於中養首藏心
于淵美厥靈根程先生云云曰所謂藏心于淵但是指
心之虛靜言之也如此乃是無用之心與孟子言仁義
之心異學可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

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子方

潛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祖閑

日家四廢之說過公潛虛只此而已備

潛虛後截是張行成績不押韻見得祖閑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

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

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它號
前面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從
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
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
可見其比淵

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闢河圖洛書之事以此見知於歐陽
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
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
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
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為石屏又有一等石大
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剛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

六爻似那累世相離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難踈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

東坡易說本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佛說者恐是東坡揚

易舉正亂道必大

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老便會變便占這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淵

朱子發解易如百衲襖不知是說甚麼以此進讀教人主如何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致堂文字決烈明白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義理他便說成一片如善畫者只一點墨便幹淡得開如尹和靖則便說不出范氏講義於淺處亦說得出只不會深不會密又傷要說義理多如解孟子首章揔括古今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於本章之義不曾得分曉想當時在講進進讀人主未必曾理會得大抵范氏不會辨如孟子便長於辨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方辨但於緊要處反復論難自是照管得緊范氏之說懷鎖不牢處多極有踈漏者必大

問籍溪見誰天授問易天授令先看見乃謂之象一句藉

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方錄道猶
易之有太極耶此意如何曰如此教人只好聽耳使其
答之必先教他將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雜卦且熟讀
曉得源流方可及此輝○方錄云先生云此不可曉其
實見而未形有無之間為象形則
為羅也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句通
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个十四又皆通籍溪思之不
得天授曰豈不知易有太極者乎先生曰若做箇說話
乍看似好但學易功夫不是如此家復錄云他自是
是不過熟讀精思自首至尾章章推究字字玩索以求
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得也說
譙先生說見乃謂之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極

意思是說道念慮才動處便有箇做主宰底然看
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底意思
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淵

涪人譙定受學於二郭載子厚為象學其說云易有象學
數學象學非自有所見不可得非師所能傳也譙與原
仲書云如公所言推為文辭則可若見要則未公豈不
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極耶後云語直傷交幸冀亮
察○見字本當音現譙作如字意○譙作牧牛圖其序
略云學所以明心禮所以行敬明心則性斯見行敬則
誠斯至草堂劉致中為作傳甚詳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撰著一事可謂小小
只所見不明便錯了子和著卦辨疑說前人不是不

知疏中說得最備只是有一二字錯更有一段在亂卦
疏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柳子厚曾有書與之辨先生

手和談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卦變為六十四卦

是按古如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自外中有戴主簿傳
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偽為之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底
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為之跋其嘗
作一文字辨之矣剛義

或言某人近注易曰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故人人各
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說得一片道理
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何春秋亦然
因說趙子欽名彥易說曰以其看來都不是如此若各

意思聖人當初解象繫辭文言之類必須自說了
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線牽或移上在下
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聖人作易之
本意須知道理聖人作易還要做甚用若如此穿鑿則
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云今人凡事所以說他
恁也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氏說空空亦未是不
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得箇空而
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
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却
不曾將手去探看自冷而濕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
釋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
得到底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

極處也。又云某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更無三般兩樣。若得諸公見得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耶。時舉

因看趙子欽易說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他本來。略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如初問是如何若如屈曲之說却是聖人做一箇謎與後人猜搏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簡易條暢通達那尚恁地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易之為書不待自家意起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孫賓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既是乾坤

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廣

林黃中以互體為四象八卦明德

林黃中來見論易齊太極是生而儀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而兩生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

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而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林又言三畫以象三才曰有三畫方看見以簡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問問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此是指易書曰然易中多是說易書又有一兩處說易理神如今人所謂精神發揮乃是變易之不可測處易書乃為易之理寫真學可

關子明易麻衣易皆是偽書麻衣易是南康主人作今不必問其理但看其言語自非希夷作其中有云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知心地如何馳騁可

麻衣易是南康戴某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三跋即其人也

師卦象倒說

丁。開祖

問麻衣易是偽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蓄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蓄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歎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撰麻衣五代時人五代時文字多繁

絮此易說只是今人文字南軒跋不會辨得其書甚謬
李壽翁甚喜之開板於太平州周子中又開板於舒州
此文乃不啻啗底禪不啻啗底修養法不啻啗底日時
法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作某親見其人甚稱此易得之隱者
問之不肖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
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說太略相類及戴主簿死子弟
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公所作也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
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既逸作陳無已集中說
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
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一日訪之見他案上有冊

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某有見抄錄因借歸看內中言
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自提破又因問彼處人麻
衣易從何處得來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
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言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
說此是何等語他只是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為此說若
時復落一兩箇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後
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渠家借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
易言語相應遂卦將來牽合取象畫取圖子需卦畫其
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而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
三箇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
牽合本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罵與伯恭
伯恭轉問壽翁時壽翁知失平謂如此戴簿亦是明易

人却作書托某津遺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浩

晁說之謂易占隨日隨時變但守見辭者死法也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開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答曰它執拗不回豈肯服也備

龍圖是假書無所用康節之易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有用處斲

朱子語類六十七卷終

